

我的中篇小说以及和茶羽合作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《深河桥头》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,出版社要我写一写当年写作这篇作品的初衷,我写了一篇《我写〈深河桥头〉》,不料上海读者看了,还是不过瘾,说你只是写出了创作小说和剧本的缘起。对我们来说,深河桥究竟在什么方位,都不知道呢。你写到的都匀、独山这些地方,我们也都未去过,你得写详细一点。我听了以后不以为然,心里说,今天的上海读者不了解这些是正常的。谁知夏天来到贵州,贵阳的读者也对我讲:叶老师,深河桥80年前发生的那些事情,我们也都不甚了了啊!

于是引出了我的这篇小文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深河桥位于独山县城北部9公里处。我强调的是今天的距离。20世纪80年代我初识深河桥这段历史时,当地的布依族老乡嘴上都说,这座桥在县城北面20多里之外。那是因为,现在从独山城通往深

《深河桥头》补笔

叶 辛

河桥的这条路,在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里,又重新修整,不少地方拉直了,用今天丈量的距离,只有9公里了。就如同半个世纪之前,我从仁怀城去往茅台镇,路程明确标明是14公里,而今天人们驱车从仁怀市区驶往茅台镇,只有9公里是一回事。

同理,老的也即为阻止日本侵略军而炸毁的深河桥,桥高16.35米,跨度12米,宽5.7米,长有37米,属青石单孔拱桥,横架在深河峡谷之上。这座桥始建于1571年,还是明朝隆庆五年。79年之后的清朝顺治七年即1650年,为阻止孙可望军队占领独山县城,清兵毁桥。将近20年之后的清康熙八年亦即1669年直至道光十年(1830年),独山州人蔡应星家整整五代入,发扬愚公移山精神,先后三次出巨资修葺此

桥,保证此要道的畅通。1926年修建直通广西的黔桂公路,更突出了深河桥的重要性,它成了所有车辆行人进入贵州和四川的必经之地。可见其不但横跨山谷,地势险峻难行,还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。

侵华日军当然也知道深河桥的重要性。1944年冬季到来的12月初,他们妄图扭转颓势,在广西的桂林集结了50万人,从黔桂边境打进贵州地界,直插省城贵阳,从而威胁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。国民政府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危险,调集军队60多万人到黔桂边地,死死守住黔南这条防线,准备和日军决一死战。日军由海福三千雄带领的250多人先遣联队,在占领了独山县城以后,得意洋洋地在火车站附近的二层楼上蘸着墨汁写

下歪歪扭扭的四个大字:无血占领。遂又令部下换上他们在桂林缴获的国民党军人的制服,化装成被打散的国民党士兵,混进黔桂路上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之中,意图抢先来到深河桥畔,占据有利地形,阻止深河桥被炸毁。

都匀、独山周围的布依族水族村寨里的中国农民,眼看日本侵略军打到家门口,纷纷自发地拿起梭镖、大刀、火铳枪,抵抗奔袭而来的日本侵略军。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闻所未闻的感人故事。我的中篇小说以及电影文学剧本《深河桥头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时代大背景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一幕。

一对分别属于布依族和水族的青年男女,在当时逃难民众咒为“见鬼路”(黔桂路)的男女老少中,碰上了两个负有特殊任务的日本兵,一场不知不觉间的较量就此展开……

这样补上一笔,不知是不是把我写的《深河桥头》讲明白了。



鼠患生奇案
祸害无辜人
鼠祸 (设色纸本) 朱 刚

“你最近哪能啦?有啥情况吗?”刚探亲回来的好友见面就关切地询问。他大概察觉我最近朋友圈的动静少了。说没事,其实其间确实经历了一番波折,连带着我的生物钟和生活习惯都变了。

我虽体质弱,发烧却是常客,差不多五年才光顾一次,且从未超过39℃。去年2月3日晚的高热,给次日下午要飞新加坡探亲的我“闷头一击”!女儿说不忌讳,我便硬撑着如期出发了。高烧虽在抵新后三天退去,却留下恼人的后遗症——听力明显下降。请教专家,得到的宽慰是:有朋友发热后嗅觉减退,过阵子也恢复了。于是,我便没太放在心上。一个多月过去,听力依然如故。尝试了针灸,效果不甚明显——也许是我不够勤勉,去的次数少;也许是治疗得太迟。无奈,我再次走进五官科医院。

第一次,花了七百多元挂了专家号。专家检查后直言:“两耳神经受损,无药可医。”心有不甘的我,不久又寻访第二位专家。他怀疑是遗传,建议做基因检测。结果毫无异常。难道,听力真的成了“老大难”?

今年2月2日,我因腰椎间盘膨出引发疼痛。好友闻讯后告知:“中国武术六段杨建苗、张玉燕老师本月有空,准备开小班,教授24式太极拳。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加入了小班学习。

第二天清晨8点15分,平时爱赖床的我准时出现。先是混在队伍里“依样画葫芦”地打了13式、24式、42式、48式太极拳,随后才开始小班正式学习。第三天,第四天……风雨无阻。“起势、左右野马分鬃、白鹤亮翅、左右搂膝拗步……”太极拳世界,深邃奥妙。单是记住24式前后动作,已属不易;手脚要协调配合,更是难上加难!看师兄师姐们操练,无论是年逾古稀的高大老者,还是风华正茂的妙龄女子,举手投足都如行云流水,一招一式尽显柔中带刚。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从容让队列中的我,深深体会到“学无止境”的真谛。

从初学至今,已四月有余,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。如今的我,无需闹钟催促,便能准时醒来,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琐事,奔赴“队伍”。打太极拳,已成为我每日雷打不动的“早课”——不,它已是我下半生不可或缺或“早课”。我,从此爱上了打太极。

小巷乡愁

陈根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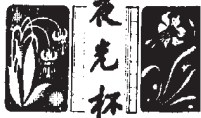
学《语文》自读课本第三册《长城万里行》,如皋教育界的同行就要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终于在本世纪初的一天,县城的、乡村的初中语文老师来到我家,要把《巷韵》搬上讲台上公开课、示范课,采访作者、拍照录像……看到这些年轻的同行,我在感动的同时全力以赴。后来从薛窑、如城反馈的信息看,现代科技加持后情景回放、作者录像、名家朗读等,课文立起来了,文字鲜活了,课堂面貌焕然一新……

我的小巷乡愁停留在一个“美”一个“深”字上已是很幸福的事了,想不到2016年天上又掉下一本书——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巷韵·乡情》。编选者彭程与我素昧平生,见面后才知道他们几位是在如皋乡村奉献青春的同行,因为平时喜欢拿我的乡土散文小品推荐给学生阅读、示范写作有了共同语言走到一起共用一个笔名,编了一本以“乡思、亲情、美

食”三个板块拼成的《巷韵·乡情——陈根生美文选》。结果是美好的,过程更具传奇色彩,我也第一次发现古老的邵家巷哪里是我眼前这240米的长度呢,我其实根本看不到她的尽头,我这本书的23万字赤子心血,感恩情思只是一个小小的时段,邵家巷的“长”,是在她永远通向一片又一片、一代又一代正在灌浆拔节的嫩绿心田!

2024年我第三次挪窝,东皋新村林立的高楼笔挺地迎接我们。“富强美高”的小康生活让我在耄耋之年赶上了!每当夜深人静,我和老伴四目相对,这时,只有这时,我才感觉到客厅里朵朵盆花依然散发着故园的香味,大玻璃窗上的雨水老滴着小巷的声音……我其实从未走出过相伴半个世纪的邵家巷。邵家巷的一草一木都深深根植在我的基因深处,而我的岁月、我的血脉早已浇筑在故乡的一桥一路之中……

故乡永远是人们的精神家园、灵魂绿洲,一个人的乡土之魂、家国情怀是多么美好豁亮的“胎记”,我怎么可能走出故乡邵家巷呢!



我出生在1926年的苏北小城,那时运河的汽笛声还带着繁华的余韵,谁能想到,不久后这里会沦为日军铁蹄下的炼狱。我记得日本兵踹开老乡家门的声响,记得粮仓被洗劫后扬起的尘埃,那些画面像生锈的刺刀,扎在我年幼的心上。

尽管当时还小,但看着自己的同胞遭受如此欺凌,我的心中已然萌生了想要参军打鬼子的念头。但因年龄还未达到参军资格,我只能在新四军秘密活动时跟在部队后面,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后,我如愿加入了新四军,成了“小鬼班”中的一员。

“小鬼”人小,不引人注目,因此专门负责侦察敌情、传递情报和信息。刚开始我连一件像样的武器都没有,只有部队发给的兩枚手榴弹。要想得到其他的武器,唯一方法就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。两三个月后,我和其他“小鬼班”的成员被列入新四军的编制,成了一名正规战士,正式加入作战行列。

我所在的新四军部队,开始主要作战地点在江苏的如皋、兴化、东台、高邮一带。由于兴化地处江淮之间,以多水而闻名,因此与其他陆上战斗有很大不同。其中,水塘战尤为特殊。由于地形的特殊性,大部队无法整体进入,于是部队化整为零,以连为单位,分成几个班的形式分批前进。身处他乡,部

旅行时经常会有行程的改变以及不经意的发现,给人带来惊喜。这次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旅游夜宿阿尔勒就是一例。

那天下午到达法国东南部的小城阿维尼翁,这里曾是14世纪罗马教廷的所在地。在这里参观了教皇宫,晚餐结束后还不到7点,导游说今晚不住阿维尼翁了,去阿尔勒住宿。他说,阿尔勒是荷兰大画家梵高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连忙检索,得知梵高在他生命最后阶段的1888年2月到这里,住了15个月。这15个月是梵高不长而又躁动的一生中难得平静的时期。梵高喜爱阿尔勒明净的阳光、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自然风光,这一切给了他灵感,激发起他的创作热情。他在阿尔勒的15个月中创作了200余幅油画,包括《向日葵》等代表作。这15个月,成为他十年创作生涯中作品最多的巅峰时期。

从阿维尼翁到阿尔勒约40公里,车行半小时就到了。我们住在小镇外的酒店。导游说,步行到镇上仅十多分钟。阿尔勒是一个仅有5万人的小镇,已有2000多年历史,遗存有不少古罗马时代的古迹。下榻后不到8点,天还亮着,晚霞升起,天空一片湛蓝。我与同伴遂去镇上溜达。一路上看不到行人,十分寂静。天色渐暗,我们决定半路折回,明早再去。回到酒店,见到团友在微信群里发的罗纳河夜色的照片,我一下子被镇住了,这不就是梵高的名作《罗纳河上的星夜》描绘的景色吗?罗纳河是一条发源于瑞士南部的阿尔卑斯山、流经法国东南部的大河,也流经阿尔勒。原来这幅画是梵高在阿尔勒画的。

在梵高的作品中,除了《向日葵》,我最熟悉的就是《罗纳河上的星夜》了。这幅画描绘的正是流经阿尔勒的罗纳河边的夜景:夜空是湛蓝的,河水是深蓝的,天水相连,整个画面笼罩在一片蓝色之中;夜空中有星星闪烁,河岸上亮着路灯,河面上倒映着灯光,星光灯光交相辉映,给蓝色的画面增添了明丽的亮色;河岸停泊着两条小舟,颇有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幽静意境,但画面右下角有一对情侣正在河岸散步,更平添孤寂的氛围。梵高的心绪也尽流露在画面之中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与同伴赶在出发前去小镇。我们以梵高艺术中心为目的,穿过小镇来回转了一个多小时。在罗纳河畔,看到的依然是蓝蓝的天幕下蓝蓝的河水,水波在微风吹拂下轻轻地荡漾,若有星月,就接近《罗纳河上的星夜》描绘的景色了。我们在小镇的街巷中穿行,见到与梵高作品中描绘的景物相似的露天咖啡馆、黄色的房子等。朝霞升起,阳光照耀下的物体如树木、房子等都呈现出金黄的色彩,与梵高作品中的色彩几无二致。梵高到阿尔勒后,租下一座老房子,就是他称为的“黄房子”。他喜爱这座房子,画下了《黄房子》《阿尔勒的卧室》等著名作品,他在作品中把房子的外墙都画成了鲜奶油般的黄色。黄色与蓝色一样,是梵高最喜爱的颜色,寄寓了他对于安定、平静生活的向往。我本来以为梵高作品中这些如此饱满的色彩,都是他想象的产物;到了阿尔勒,才明白原来那些色彩来自阿尔勒景物的原型,当然,梵高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入了强烈的个人色彩,创作出了具有独特个人印记的作品。

短短的阿尔勒之行,寻访梵高的印迹,自以为对梵高的作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阿尔勒这个曾经陌生而遥远的小镇,对我来说,因为梵高,变得熟悉而亲近了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起的气浪把我掀翻。我浑身是血,昏迷过去,怎么被人抬下来的已记不清了。

很快到了1945年8月,我伤好了跟着部队打津浦线上的兖州。战火如火如荼时,一天突然接到上级命令“和平了”!消息传来,我摸着枪托上的刻痕,百感交集。

围困华丰的日子,寒风呼啸,我们看到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兵,抱着枪在雪地里瑟瑟发抖。有个日本中尉来领高粱秆烤火,见到新四军战士都低头哈腰九十度鞠躬。

受降那日,日军派出代表到我军阵地上,接受新四军发出的投降命令。我想起这些年见过的血,想起死在芦苇荡里的通讯员,突然觉得所有的疼痛都有了重量。日军放下武器后,我军放上一道口子,让日军北上去到济南集中。公路上,日军残兵败将的队伍渐行渐远,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凌乱脚印。

如今回想往事,恍惚就在眼前。巧的是,今年9月3日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,这个特殊的日子,也将是我的100岁生日。

我的左腿上有一道清晰的弹痕,那是当年与侵略者激战时一颗贯穿而过的子弹留下的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亲历抗战
责编:刘 芳